

一座城与一条河的千年对话 宁远水吟答

■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梁君穷



↑20世纪60年代后期建成的抱古水陂。本组图片由何以端拍摄

↓明代崖州“南沟”水利系统现状。



从哪里来？向何处去？是哲学上永恒的命题。无论是对一个人、一条河，还是一座城、一座岛，与生俱来的求知欲与归属感，驱使着我们去进行同样的追问。

所以，我们溯源一条河，探寻它的来处；也回望一座城，以历史启迪未来。在谋划“雨林向海——从夏至到冬至，海南宁远河藤桥河溯源之旅”活动的报道选题时，我首先想到了两个地方——三亚市崖州区宁远河畔的官沟与学宫。

官沟是古代崖州水利工程的代表，引宁远河水，滋养万物，形成米谷衣被，让一方百姓有了安身立命之本；学宫是古代崖州文教事业的“主场”，如春风化雨，灌注人才，奠定了城市的千年气韵。

换而言之，官沟关系着物质基础，学宫代表着精神文明。

“悠悠万事，吃饭为大。”这一期，我们先从以官沟为代表的水利工程切入，徜徉宁远河两岸，对崖州农耕进行一次跨越千年时光的“溯源”。



雨林向海 ——从夏至到冬至 海南宁远河藤桥河溯源之旅

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崖州
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三亚新闻中心
联合出品

从地质发育史的角度看，宁远河对崖州的重要性显而易见。这条发源于保亭毛感石林的河流，一路穿越崇山峻岭和原始密林，至今三亚市西北部的雅亮开始加速下降，在崖州区一带塑造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冲积平原（崖城平原）。这里水源丰沛、土地平整，拿到了老天爷“赏饭吃”的剧本，然而要通过农耕端稳这碗饭，还须做好一件大事——兴修水利。

从大禹治水到西门豹治邺，从郑国渠到都江堰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，在某种程度上，就是一部治水史。

在古代，崖州虽是边陲地区，但也绕不过治水一事。崖州兴修水利起于何时？难以论断，谁又能说在没有留下文字记录的时代，先民不会观察水文地理进而对河流湖泊进行初步的改造呢？

但要说到崖州乃至琼南第一个规模化治水工程，就不得不提毛奎开挖后河。南宋时，广西人毛奎来到崖州（当时称吉阳军）任知军，他可以说是大小洞天景区最早的研究者，留下了“古今只有毛知军，偏爱崖州小洞天”的名声。

当然，毛奎是一位实干家。明正德《琼台志》记载：“大河水……宋知军毛奎压之，水路随塞为平地，反流城北数里入海。今自三汊河分流南北，环城而下，直抵保德、番坊二港，合入于海。”

大河水，就是宁远河，毛奎来之前，宁远河自城（崖城）东绕城南流过，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方法“压之”，竟让宁远河分出了一条支流，这条支流从城北流过，即所谓的后河。后河是护城河，能起到军事防御的作用，又能发挥灌溉作用，让当时地荒人稀的城北地区开启了农耕时代。

虽然南宋时修建了后河，但宋元时期崖州水利之事鲜见于史志，直至明代以后，崖州水利设施才出现了“井喷式”增长。

据学者统计，史志中可见的古崖州（包括今三亚和乐东沿海地区）水利设施，修建时间主要为明清两代，其中明代28处，清代10处。如明万历《琼州府志》记载：“都陂在（崖州）东北十余里北岸。源自北黎山，流至落机村。昔人用木塞陂，障其正流，西开小陂，引以灌田，溢出北河入海。”

古代崖州兴修水利工程，大都采用筑坝与开沟两种方式，筑坝将水位提高，形成所谓的“陂”，再开沟或利用天然地势引水。开凿的水渠也能起到排涝的作用。

在明清两代史志有明确记录距离的水利工程中，离城十里内的14处，三十里到五十里的10处，五十里到七十里的2处，七十里以上的1处。由此可见，超过半数的水利设施都在崖城附近，也就是今天的宁远河下游两岸。这些水利工程引宁远河水灌溉，造就了一片沃野，也使得明清崖州的农业进入快速发展期。

何以官沟？

明清灌溉系统的营造成式

所谓“官沟”，是晚清才出现的名称，顾名思义，就是官府修的沟渠。2009年，位于崖州的官沟及广济桥共同被确定为第二批海南省文物保护单位。

但“官沟”的名称所指多有争议，如果以最通俗的方式（即官府修的沟渠）去理解，广义上分布于崖城附近、宁远河两岸的众多官府主持修建的沟渠都可称为官沟，主要分为南沟和北沟。从狭义来看，被确定为海南省文物保护单位的官沟位于宁远河南岸。

崖州名士钟芳曾在《崖南、北沟记》中叙述：“南沟自高村达于奔草，延袤十五里，辟土山四、石山四，北沟自郎落达于钟亭，延袤五里。”

官沟并非一时一人修建而成。明正德年间，崖州知州陈尧恩率领乡民引宁远河水入后河（此后河非毛奎主持开凿的后河），经过南蛇塘、望天塘、郎芒坝，使郎芒坝蓄水量增加，灌溉农田几千亩。陈尧恩一举修建了北沟和南沟，分别整合并扩展了宁远河两岸的各个灌区。

至明嘉靖四十三年（1564年），崖州知州林资源接力修建“南沟工程”，并加以改善，重修了跨沟的桥——它就是广济桥的前身。“南北沟”的修建标志着崖州平原引水设施格局进入成熟期。

农谚有云：“有水无肥一半谷，有肥无水望天哭。”水是农业生产的命脉，是水稻生长的基本要素。

明清时期，海南修建的水利工程很多，而崖州水利工程的“官沟”之名能流传下来，有其原因。

据统计，在明清史志中，记录有营建者的崖州水利工程共有24处，其中官员修建的就达15处，百姓修建的有8处，乡绅修建的仅1处。崖州官员修建的占了大半，比例远高于海南岛其他地方。从全岛的水利工程来看，百姓修建的超过半数，官员修建的仅占四分之一。

明清时期崖州水利的发展，离不开能吏的作用。在清末《崖州直隶州乡土志》“政绩”一卷中，前五位官员都有不错的治水成绩。

比如，明正统元年（1436年）任崖州宁远县主簿的梁正。他不辞辛劳地走访沿海渔民，摸索出潮汐的计算方法，对当时筑坝防潮，扩大沿海地区播种面积，起到了积极作用。

上文提到的福建福清人林资深在崖州任职期间，牵头疏浚修通了“南北中亭、马丹、郎芒诸沟”，可以“灌田三千余亩”，加上“抚谕有方，境内宴然”，当时的百姓立碑颂扬他的功绩。如今，在崖州区马丹村等处，仍可看到林资深所修渠道的遗迹。

古往今来，伟大的水利工程总会改变许多地方、许多个体的命运，如都江堰造就了天府之国，京杭大运河撬动了南北贸易。

古代崖州水利工程的营建，给这片土地带来了什么、留下了什么？以南宋毛奎营造的后河为例，今天我们已见不到这条河的模样，但不妨通过元代贬官王仕熙留下的文字一睹数百年前后河的风采：“水之荇藻，波之薜荔、刺竹，翳乎两涯。鱗介泳游，呷呷唼唼。叟童妇女，汲涉浣浴。临沙而酾酒，陟陆而畋猎。牧马耕牛，草细沙碧，奇鸣回合……”

大意就是河岸长着浓绿的植物，鱼虾龟鳖等在水里畅游，村民们在这里洗衣沐浴，还可以在河边小酌几杯或打猎，河流两岸是细草白沙，有人在耕田牧马。

如此惬意的田园生活，若未引来宁远河之水，绝不会是这番景象。宁远河下游虽是平坦的冲积平原，但在兴修水利之前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亦常遭旱涝交替之苦，水大时无处排涝，天旱时无水灌溉。

农谚有云：“有水无肥一半谷，有肥无水望天哭。”水是农业生产的命脉，是水稻生长的基本要素。

古崖州地区虽沿海平地较多，降水也不少，但却不是天然适宜耕种的好地方。正如明正德《琼台志》所言：“况此间山高水浅，地多浮沙，若无河流以济之，则雨水虽多，耕作亦难。”

诗词中也有例证。宋元时期关于崖州的诗歌，时常提及薯蓣。在稻米产量不足的情况下，耐干旱、易生长的薯蓣常常作为充饥的必需品。到了明清，薯蓣常见于崖州地区的诗文中。从元到明初的近百年间，崖州地区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？除了稻种的改良和番薯的引进，其中一大变化在于明初崖州水利工程的建设。

相较于宋元之前的几无踪迹，明代崖州有文字记录的水利工程修建了28处，清代也修建了10处。

对此，海南省典籍整理与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何以端评论道：“明代前期，崖州水利宗数在全岛名列第二；百年间一举迈进精细稻作农耕的门槛。沟洫通，仓廪实，崖州社会自此骨肉充盈；衣食足，知礼义，崖州形成教化昌盛、人才辈出的第一波辉煌。”



一位科研人员在崖州南繁育种基地采集水稻育种材料。

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茂 摄



三亚市崖州区，科研人员将“太空种子”播种在实验田中。



位于三亚崖州湾月亮岛的全
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。

上千年来，从高山奔腾而来的宁远河水，通过不同时期的水利工程，滋润河流两岸，养育一方百姓，甚至形成“弦诵声繁民庶，宦游都道小苏杭”的盛况。

而到了现当代，宁远河水所养育的不再局限于这片土地上的人。

21世纪，谁来养活中国？这是1994年美国学者莱斯特·布朗提出的疑问。在他提出这个问题之前，我国的农业科学家已探索了数十载。

1956年，我国玉米杂交育种奠基人之一吴绍骙首次提出玉米“异地培育”理论，拉开了我国南繁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序幕。而后，众多种业科学家前赴后继来到三亚，他们中的许多人就扎根在宁远河下游的这片田野中，数十年如一日，以宁远河水浇灌中国良种。

自然造化形成的这片聚满光和热的冲积平原，辅之以纵横交错的供水网络，成为“中国饭碗”的坚实底座。

袁隆平先生生前多次说：“杂交水稻的成功，一半的功劳应该归南繁。”数据同样显示：全国已经育成的近3万个农作物新品种中70%以上都与南繁有关；每年因种植南繁成果——杂交水稻而增产的粮食，可多养活约8000万人。

如今，在宁远河两岸，南繁事业正不断向“新”发展。

沿着那些古老灌渠修建的水利工程，继续将宁远河水引入田野。不同的是，无人机已在稻田上空编织数据网格，AI算法已在云端筛选最优亲本组合，这里培育出的良种亩产量已是古代的好几倍，甚至数十倍……在崖州区的田野里，传统农耕正被科技创新重新定义。

宁远河下游，还崛起了一座新城——三亚崖州湾科技城高新区。自2019年启动建设以来，这里加快建设南繁科技城、全球生物谷和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，正在打造集知识产权保护、种业对外交流合作等于一体的产业生态圈。

2022年6月，崖州湾国家实验室获批复，并于同年9月挂牌成立。该实验室承载着推动种业科技创新、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使命，将成为我国种业发展的核心引擎。

古代的大河两岸，无数治水者鞠躬尽瘁，只为“黄河宁，天下平”；今天的宁远河畔，一代代种业工作者发光发热，为求“向种图强，食安天下”。

家国情怀，一直在这片土地上积淀。■



官沟与广济桥

省保单位官沟与广济桥，位于崖城东南1000米、原崖城糖厂附近。明代，崖州官员主持建设沟渠，引宁远河水灌溉农田，今称“官沟”。官沟分南北段，南沟经水南村等地，沟上建有广济桥。广济桥始建于明景泰年间，原为木桥。清康熙年间，僧人性俊募款捐建单孔砖石桥，长15米，宽4.5米。